

書

八七五七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傳云大夫狐蒼裘蒙戎亂也。○集傳云又自言客

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汝乎但叔兮伯

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徐士彰

曰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詩記

云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

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

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鄧容歸曰靡

所與同若曰匪伯叔則然厚之至也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王介甫曰瑣細也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詩緝云
流移他處離去本國言瑣兮尾兮流離遷徙之人
亦可憐矣而衛之諸臣曾不念之豈真以瑣塞其
耳而無聞乎責其不能聽已之訴故云然至是然
後盡其辭焉○徐子先曰言衛之不救如聾亦少
意致愚意衰當作衣衰之衰言衰如充耳之垂不
一引手極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
詩緝云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已耳不知

夷狄無厭脣亡蒞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之衛
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榮澤之敗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王
者也

陶逸則曰按序謂刺不用賢如旁觀者之作良是
集傳謂賢者自言既自譽為碩人又自譽其才力
又自譽其容貌恐非賢者語意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箋云簡擇也萬舞干羽也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

頭也

詩記云萬舞者二舞之摠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

武○詩緝云此人氣體充盈所養可知又在日中

至明之時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况

在側微者乎是可刺也

碩人俟俟公廷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傳云碩人大德也俟俟容貌大也○集傳云組織

綵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

執轡如組正見其有力言執重如輕也然此亦

想象其人而度其堪此耳非必又言善御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傳云籥六孔翟翟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箋云

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且其容色

赫然如厚傳丹君徒賜之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

進用之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

傳云榛木名下濕曰濕苓大苦也○箋云榛也苓

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集傳云西

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唐士雅曰不曰盛王而曰美人所以諱言於暗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於衰世也

山有榛隰有苓言先王隨材器使如天之隨地生物各因其所宜而無所枉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箋云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集解云夫思歸情之所當然也不歸法之不得已也聖人以不得已之法而廢其當然之情故憫而錄之
蒹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集傳云蒹泉始出之貌○詩緝云蒹然之泉水亦流入於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於衛是泉水之不如也諸姬同姓之姊妹從已同來者故與謀之

詩原 國風
書蔡傳云岷者艱難而不易則岷彼泉水盖亦
謂其始出細瀦而難達也難達者且流于鄉國
之淇矣而我乃不得一還于鄉國乎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
姑遂及伯沛

王介甫曰沛禰盖父母之國地名○集傳云自衛
來嫁所經之道○詩緝云衛女思歸追念其始來
嫁之時出宿飲餞之地言我既已出適于人與父
母兄弟相遠不得復至鄉國之地矣今父母終唯

也
姑姑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者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
不暇有害

集傳云干言適衛所經之地○詩緝云為我塗脂
為我設牽回轅而行疾至于衛未為瑕過而有害
也何為不可歸乎此女子纏綿之情也

不暇有害謂不甚害于義理○集傳他處瑕亦
訓暇一時思念之切直欲不暇恤害亦情所必

詩原
至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傳云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自衛而來所

渡水故思之而長歎須漕其所經邑則又思之既

不得歸且欲棄車出遊以除我憂。集傳云悠悠

思之長也。○詩緝云寫謂傾而除之

出遊謂適郊外以望衛然亦虛擬之辭非必實

然也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為我天

實為之謂之何我首句實賦毛云興朱云此俱恐未然

詩緝云忠臣行役出自北門因以自喻我仕不得

志貧而又貧誰知我遠役之艱苦者蓋從事獨賢

之歎也既乃歸之於命謂天實為之無所歸怨也

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祿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

已為我天實為之謂之何我

詩原
國風上

集傳云王事王命使為之事政事其國之政事也
一一切也埤厚也言一切厚責於我也。詩緝云
見其勞苦而不免於貧家人婦子之情不能無怨
也然忠臣歸之於命而已夫勞而不辭貧而不怨
室人交謫之而不易其守非忠臣乎哉。范淳夫
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
室家曰見而有不知其心者。詩故曰斯人既興
國政復從王事亦重臣矣而曰終窶且貧室人交
謫其廉潔之守幹濟之才存乎言詞之表矣

一埤益我言其來如堵牆也益者有加無已之
意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已為執天實為之謂之何執

傳云敦厚也韓詩云迫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
謫意差緩摧則詞鋒抵觸矣謫且摧者懟之也
亦惜之也言外有無詞以謝室人意此正隱諷
之深者時說以內外交困對舉言之殆可為捧
腹矣

謝君直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杖杜之勞來一
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
王之所以體群臣也當是時也安有北門之怨北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相携持而去焉

程子曰此詩為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相携而
去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

毛云興與朱云比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

虛其和既亟只且

傳云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集傳云虛寬貌和

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北風雨雪以北國家危亂將
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
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
不可不速矣

愚意虛和如字未為不可虛誕也和妄也言其
以我之言為誕而不信乎其以我之見為妄而
未確乎不知非虛非妄其勢誠已亟也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和
既亟只且

劉氏曰啾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謝君直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零矣。喻禍亂愈急也。○集傳云歸者去而不反之謂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朱云比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和既亟只且

詩故云狐者妖獸鬼之所乘烏者鬼雀鳴則凶咎所見無非二物喻在朝者皆不祥之人也

劉公瑾曰其虛其和既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乎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此似未了之辭

詩緝云當時皆為淫泆之行故曰刺時其本則上听化也。○詩故云何刺乎刺淫奔也夫淫奔密約而它人歷歷言之其惡寧可拚乎

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集傳云靜者閑雅之意。○曹氏曰游女閭閻負販之女不暇隱屏者也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

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集傳云變好貌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

之意耳○李氏曰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

管何物也

詩故云內則婦事舅姑左佩刀礪鱗燧右佩箴箴所謂彤管意即所佩之箴管

耳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集傳云牧野外也荑茅之始生者言靜女又贈我

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

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詩緝云彤管女贈男

者荑則男以贈女也自牧者男自牧所來也

張叔翹曰詳味此詩叙說難通而橫渠東萊諸家

之說亦似牽合則朱註為長獨二章所謂彤管毛

傳以為女史以彤管記過且左傳歌此取彤管焉

又似美事姑缺之以俟知者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

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李氏曰宣公上烝夷姜生伋至是又奪伋婦○詩

詩原 國風上 七十五
緝云二南變而為邶猶泰變為否也至新臺二子
乘舟三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條不鮮

傳云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潔汙穢反于河
上而為淫昏之行燕安婉順也○箋云鮮善也齊
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蘧
條不善謂宣公也○詩緝云此詩齊人所作自齊
人言之故以蘧條戚施醜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
之詞也

愚意河水瀾瀾言外有挽瀾瀾之河水不能洗

此臺之污意○按說文云蘧條簾竹席也然則

蘧條謂薦席耳鮮潔也齊女本求佳配乃蒙垢

於宣公牀第之間有餘穢矣故云蘧條不鮮傳

蘧條不能俯戚施不能仰箋謂蘧條
口柔戚施而柔今玩詩語頗不類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條不殄

傳云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詩緝云思之欲其
死齊人恚怒之詞也若衛人則非所宜言矣

愚意洒者揮洒四布之意浼汚穢也言此臺之

汚穢散布于外即河水亦為之穢濁也籩篠不
殄言其流穢無窮不可殄除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朱云興也按此實比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傳云言所得非所求也○箋云設魚網者宜得魚

鴻乃鳥也反離鳥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

公

舊謂戚施不能仰蓋狀其老而隆鍾之貌

李迂仲曰聖人存此以垂戒而後復有踵其惡如

楚平王唐明皇者其後宣公殺二子惠公奔齊子

懿為狄所滅楚平有鞭尸之禍明皇殺三子寗西

蜀幾失天下滙亂之禍一至於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傳云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

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

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

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

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傳云二子伋壽也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集解云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集傳云養養猶漾漾

乘舟言其冒險而前不計深淺也汎汎其景言其飄飄而長往也言外有不可追挽意作實境似少味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傳云言二子之不遠害

愚意願言者宣之於口也疑即指歌詠為言瑕暇也言不暇避害也如樂布奏事彭越頭下豈暇計害也如此方於上句有情

詩緝云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

傳云中河河中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
之飾儀匹也矢誓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姚虞佐
曰婦人無失如舟之汎在中河而無所泊也故以喻
興按序云父母欲奪而嫁之此
時想在母家則姚說為近。唐士雅曰髡彼兩髦如
古詩云結髮為夫妻言自兩髦時便為我匹也。
集傳云不及父者疑特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愚意母也之母當讀作無天則統謂父母也父
母者子之天且其事害於義不欲直忤父母故
稱天云爾。父母欲奪其志者豈故讎其女哉意
必念孀婦之難居且虞其志節之不終耳故曰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言不鑒其衷也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罵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傳云特匹也愚邪也

朱氏曰特有孤特之意而以
為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

愚意特
專主也

○王氏曰以再嫁為愚則其拒之也確矣

徐士彰曰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
牆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
滅矣錄栢舟於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

之未嘗戒也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箋云宣公卒惠公如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

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毛云興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

也言之醜也

傳云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

也中葍內葍也醜於君醜也○本義云公子頑通

乎宣姜鳥獸之行人所共惡將加誅戮然宣姜是

國君之母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

之道故不得而誅耳○詩記云中葍蓋閭內隱與

之虞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傳云襄除也詳審也長惡長也○集傳云言之長

者不欲言而托以語長難竟也詩緝云今人不欲言之事則曰其說

甚長

愚意襄舉也猶襄事之襄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傳云束束而去之也辱辱君也○集傳云讀誦言也○詩緝云言之則自辱不欲汚口舌也

愚意束猶繩也喻繩之以法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傳云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

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

盛者所以別尊卑○箋云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

加飾如今步搖上飾○集傳云偕老言偕生而偕

死也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

他志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

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詩緝云宣姜之為

不善如此偕老之謂何詰之使自媿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眉鬢也之瑱也象

之掃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傳云玼鮮盛貌榆翟闕翟羽飾衣也

疏云周禮注三翟皆刻繒

為翟形而彩畫之

以飾不用其羽鬣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眉潔

也

陳行之曰不屑只薄之不用猶云不須鬣耳非以此為不潔也

瑱塞耳也掃所

以摘髮也

意即今之象牙梳婦女或戴為飾

揚眉上廣皙白皙目

以疎秀為美故以揚見稱

○集傳云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

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詩緝云胡然

云者設為問辭令宣姜自省思之豈可以如是尊

嚴之服飾容貌而為不淑之行乎

○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傳云禮有展衣者以丹敷為衣蒙覆也飾之靡者

為縹是當暑袷延之服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

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為媛○箋云后妃六服之

次展衣宜白縹締締之感感者展衣夏則裏衣縹

飾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集傳云紕

袷束縛意以展衣蒙縹締而為之紕袷所以自歛

飾也○詩緝云宣姜服展衣之禮服而又目視清

明眉上揚起眉既揚越而及額角豐滿如此人乃

言及國風
邦之美女也歎息不滿之意見於言外矣

詩記云一章之末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問之也三章之末展如之人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詩緝云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說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公不見荅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荷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蠶考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懈慢也○詩緝云詩之正經為雅樂變詩以垂戒耳非祭祀朝聘所用也然或以桑中為淫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義禮矣當從國史所題

以為刺也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云唐蒙菜名沫衛邑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

惡行

集傳云沫即書所謂沫邦朝歌已址之地

○詩緝云作者刺淫者

謂汝言采唐蒙而往沫邑之鄉然汝非為采唐而往也汝所思想者誰乎思彼美好之孟姜也汝特託言采唐以往耳汝思孟姜而往會之或相期于桑中或相約于上宮或相送于淇水之上所會之地

人皆知之見為不善於隱僻者終不可掩也我指淫者而言

愚意通章皆述男子炫鬻之辭謂其往會之初陽言曰采唐采麥采葑矣及叩之則曰我非采唐也思孟姜耳彼孟姜者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言其與已綢繆之甚也後二章做此○世之輕薄浪子好言著姓之女與已相好矜述其事以明得意揚私人之醜污著姓之名極為可恨即所私之人聞其揚揚若

此亦未必不痛以為悔恨也故具述其語以見
狂悖之徒輕肆而無忌所以示望族之婦女宜
深居而自檢非惟不可失身而蒙詬亦宜遠嫌
而避誣也所以垂戒者深且切矣若以為淫奔
者自述其事何緣一時期會三女而其事又皆
符合也詩緝得其概矣但後段稍不類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戈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傳云戈姓也○詩故云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
物喻孟姜孟戈孟庸求之易許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箋云葑蔓菁也○李迂仲曰以姜戈庸皆著姓衛
陳多淫泆之事蓋有由矣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化
之矣○錢氏曰姜戈庸蓋舉沫大姓非必實指其
人也

詩記云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
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

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論語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言外矣。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

比也。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傳云：兄謂君之兄。○箋云：君謂惠公。○集傳云：鶉屬。○姚虞佐曰：鶉鶉非匹也。一奔奔，一疆疆，而淫合以為偶，是禽類之可醜者，曾謂人而可效之。

允乎

奔奔疆疆，蓋相競逐之貌。奔奔，趨進也。疆疆，踴躍也。所以比頑與宣姜之猖狂無忌憚也。稱我者，代君之辭。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傳云：君謂小君。

鶉小而鶉大，頑上烈，故以鶉比頑。鶉比宣姜，經文所主各以先者為首，故首章言兄，卒章言君。鶉鶉互文者，言彼此互為倡和也。

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論語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言外矣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

比

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傳云兄謂君之兄○箋云君謂惠公○集傳云鶉屬○姚虞佐曰鶉鶉非匹也一奔奔一疆疆而淫合以為偶是禽類之可醜者曾謂人而可效之

允乎

奔奔疆疆蓋相競逐之貌奔奔趨進也疆疆踴躍也所以比頑與宣姜之猖狂無忌憚也稱我者代君之辭

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傳云君謂小君

鶉小而鶉大頑上烈故以鶉比頑鶉比宣姜經文所主各以先者為首故首章言兄卒章言君鶉鶉互文者言彼此互為倡和也

范淳夫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
或遠言鳥或切言鳥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
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
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
焉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從渡河野處
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
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

左傳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
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
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傳云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
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
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椅梓屬○箋云楚
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詩緝云榛栗可備籩
實椅桐可為琴瑟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

舉成句耳他可類推既作宮室即植此六木美其
新造之初為永久之圖也○集解云種木者求用
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傳云虛漕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
也○箋云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
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
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

而宜蠶○詩記云升虛以領畧其大勢降觀以細
察其土宜○詩緝云此章追本謀遷之初升望降
觀相度地勢人謀既定乃命龜卜之而卜言其吉
於是建國而居之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去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集傳云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止舍也秉操
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駮○詩緝云好雨既
降農務將興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早駕說止于桑

田之野以勞勸之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
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而淵深故能致國
富強至駭與牝數滿三千舉馬之蕃息則人之蕃
息可知矣○集解云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為之非
輕揚淺薄者所能致也

塞則事無苟且淵則謀不淺躁

蝮螭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
不齒也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

朱云此也
按宜作與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

傳云蝮螭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
懼諱之莫之敢指○集傳云日與雨交倏然成質
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
東者暮虹也蝮螭在東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
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
不顧此而冒行乎○集解云蝮螭不以正氣而交
猶女子不待父母媒妁而行者也是以國人莫不
惡之指之猶且不敢而况為之乎

月令孟冬之月
虹藏不見虹不

收藏婦
不專一

女子有行二語雖與泉水詞同而意實異蓋言
婦教不出閨門女家自有父母兄弟何得擅離
而私出乎集傳近之時說混同箋疏雖典則有
據終不肖也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

朱云比也亦宜作興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

母

傳云濟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集傳云
周禮十煇九曰濟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

而升也

按在東為暮虹則濟于西者為朝虹明矣諺云
東虹雷西虹雨此蓋雨徵也虹隱則雨隨降故
曰崇朝其雨○朝虹一升即有淋漓之應以喻
女子一出即有污蔑之辱所謂破瓜難完覆水
難收者也然則女子柰何輕出而遠離爾兄弟
父母乎女子此行其貽羞於父母兄弟不小女
子柰何不畏忌而為之父母兄弟者又何以不
防閑而令至此也怪而憎之之詞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程子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唐士雅曰守己之貞曰信○詩故云借令縱欲之人不耻淫奔獨不謂性命惜乎禮所謂命以防欲是已

無窮禍端皆從此生此正不知命之尤者前猶托諷此章則直刺之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疏云由文公能化之使有禮而刺其無禮者所以美文公也凱風美文孝子而反以刺君此刺無禮而反以美君作者之本意然也

相鼠有皮朱云興也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陳氏曰鼠卑污可憎之物○詩緝云視鼠垂之賤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之人而無禮儀容止反鼠之不如矣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

甚之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箋云止容止也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無禮節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云體支體也遄速也○闕尹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翼云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詩義或取諸此

詩記云相鼠之惡無禮何其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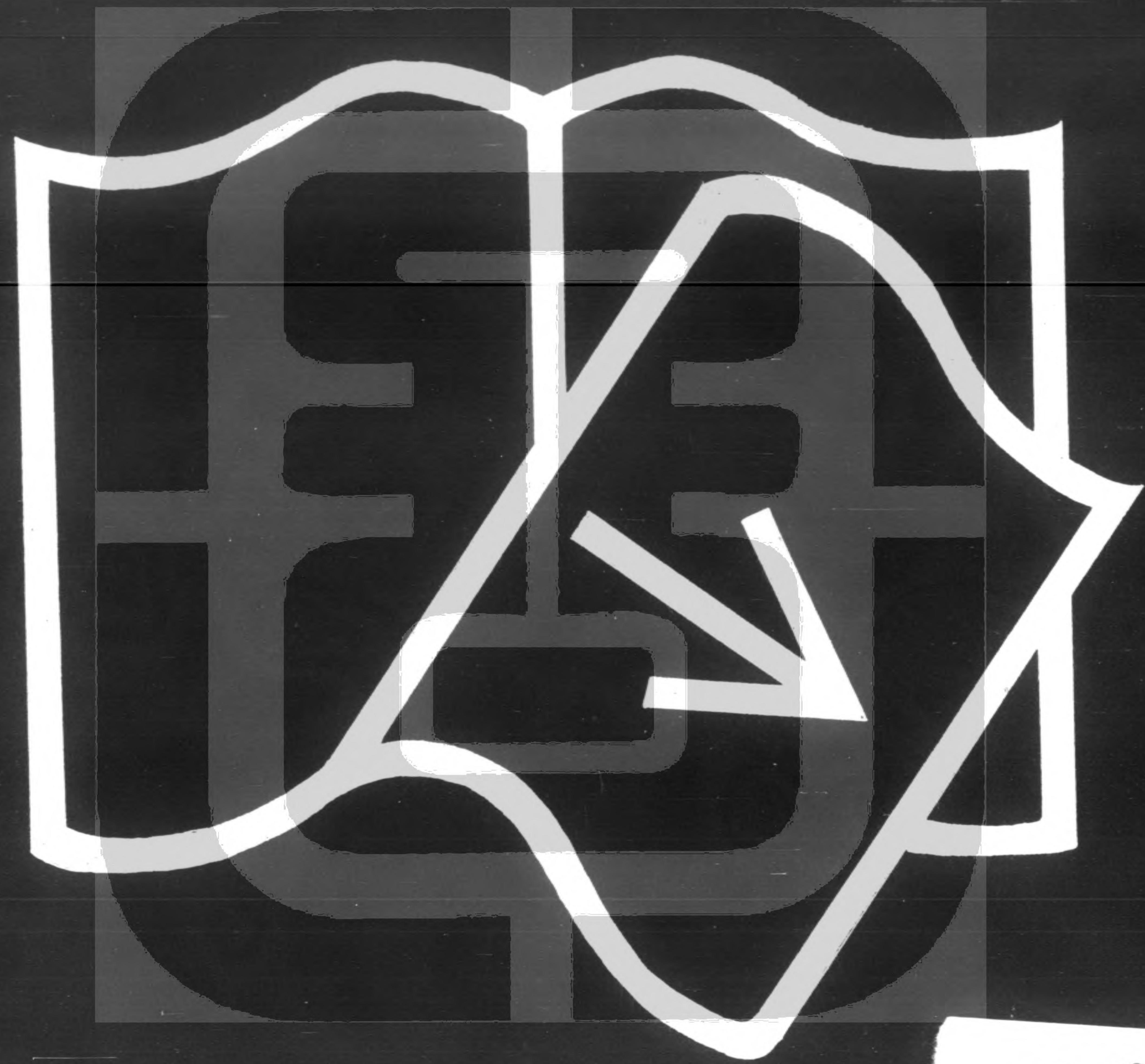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

道也

箋云賢者時處士也

詩故云非好善也文公授方任能國人歌其事也予予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妹者子何以畀之

傳云注旄于干大夫之旃也浚衛邑也邑外曰郊紕所以織組也○王介甫曰素絲為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箋云素絲者以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縵或以維之○集傳云予予特出之



原件短缺

P94

貌良馬四之兩服兩駮凡四馬載之也妹美也子
指所見之人也言衛大夫未乘此車馬建此干旄以
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
意之勤乎。詩故云素絲者御馬之轡也轡有六
曰四曰五變文叶韻耳言大夫乘是車馬建是干
旄出入都鄙尊顯光赫矣不審以何者嘉謨嘉猷
入告我君子內乎
予予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妹者子
何以予之

漸近故四馬在郊五馬在都六馬在城也四馬
大夫固矣五馬疑卿六馬疑君國君迎賓不出
門好賢如文公或有加禮亦未可知蘇子由以
馬為贈儀則五六於義無害但贈儀多在餞後
此時自遠而近明是初夾未應遽致贈物也
予予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
何以告之

傳云析羽為旄集傳云析翟羽注于旗干之首城
都城也祝織也四馬六轡。箋云祝當作屬屬著

也

此章大旨詩緝詩故為近之今雖未敢取決要必居一於此也但就本國言之則當是初聘而至者故望其儀物而企慕之曰彼妹者子何以畀之若已在位者國人習見之或不應注望如此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方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歸故賦是詩也

詩緝云味詩之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為詞耳竇氏女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與夫人之意正同集解云列國之詩皆以丑為先後固當以丑為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於文公之下王之兔爰桓王之詩也而列於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於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傳云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

水行曰涉。○詩緝云：衛有狄難越，在草莽許以姻親力不能救，僅遣大夫唁之。夫人以為此無益於事，不若我代其行，非真欲歸唁也。蓋托為之辭，有含蓄不盡之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集解云：禮，父母沒，則夫人不親歸寧。故夫人思歸而許人援禮以止之。夫人以為禮施於無故而欲歸者，爾今衛國亡矣，棄其宗廟社稷而廬于漕，思歸唁之而猶不許言其執一而不知變也。○詩記

云：許人既不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于衛矣。為許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此說似更可味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傳云：閔，閉也。○詩緝云：又言我之所思，非閔而不通也。丁寧上章之意。

旋濟者，旋歸而圖所以濟難也。不遠，不閔言切近，明白而無難曉也。柰何許人之不喻耶。

陟彼阿丘，言采其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

衆釋且狂

傳云偏高曰阿丘。蝨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蝨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詩緝云：我宗國隕，越事迫情切而許人乃沮我之歸，使我無所告語。愁鬱而成疾，欲陟阿丘采蝨草以療之。人見我之愁鬱，則以為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自有道。當論其所思之是否，不得槩以為不足問也。許人尤我之思歸，豈衆人皆幼穉且狂惑乎？何其不解人意也。故下章自諭其意。

蝨貝母本草云

治心中氣不快多愁鬱者除有功

善懷猶云能慮也。男子固多善謀矣，而女子之

能謀者或亦有見。猶云千慮之一得也。

詩緝意婉覺費

周折

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箋云：芃芃者言未收刈。○詩緝云：末章乃言其情，謂我欲代大夫之行，非徒爾也。思所以救衛也。若我自歸，則當經涉隴畝，以控告于大國諸國之中。

誰可因藉誰肯來至多方圖之必有所濟爾大夫
君子無以我為過計百爾所思終無加我所出之
道路耳以許之小而責其救衛則為不達事勢然
欲求大國之援其說非迂遠難行也非閼塞不通
也何為不可行哉赴難乞師本非女子之事諷許
人當為急告于方伯不當坐視其亡止遣大夫唁
之而已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
之然後信夫人所思之善而許人真狂釋無謀矣
我行其野芄芄其麥者言奔趨告急不擇道而

行也極者主持究意之謂

鄘國十篇

衛

淇與美武公之德也

瞻彼淇與綠竹猗猗

毛云興也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僾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傳云與隈也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

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瑟矜莊貌僾寬大也赫有

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宜著也諼忘也○劉執

中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與謂水

涯彎曲之地○詩故云河朔無竹淇與獨產故其

詩曰籊籊竹竿以鈞于淇非玉芻也淇之綠竹猗猗以興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詩緝云匪然文章之武公如切磋琢磨以成其器骨象玉石雖美材非磨礱不成器亦猶人有美質必學問以成德學問之功必積漸致之故取骨象玉石用功之深者喻焉。○曹氏曰瑟縝密也如瑟彼玉璣之瑟咍聲譽之喧傳也。○說文云僭武貌剛毅之意也。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咍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傳云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礫礫而處狀似星也。○錢氏曰瑩玉色之榮也。○詩緝云武公入相于周服皮弁以趨天子之朝其充耳之瑱乃美石之琇瑩而鮮潔又會縫之皮弁其玉飾如星言德稱其服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子曰如簣言密比寬弘裕也綽開豁也。○詩故

云如金如錫譚其知柔知剛也如圭如璧語其能
圓能方也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者也武公則
寬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讓易至凌侮者也武公則
以禮自檢是皆剛柔方員之相濟者也金錫圭璧
之義此說
為精不然三者
似矣錫何取焉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詩緝云前人用賢以建功業棄而不用則不能繼
之矣此序與秦晨風序意同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傳云考成也山夾水曰澗○集傳云槃盤桓之意
考槃者成其隱處之室也言賢者隱處澗谷之間
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
其不忘此樂也○孔叢子云於考槃見遁世之士
而無悶

賢者豈果於忘世乎而乃今以隱為樂誓不復
出是誰使之然乎苦仕之艱故愈覺隱者之趣
耳是所以刺君也集傳以為美賢者不幾於招
隱乎哉

詩原 國風上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毛傳云曲陵曰阿邁寬大貌。○集傳云弗過自誓
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詩緝云過經
過也言誓不復他往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云高平曰陸。○集傳云軸者盤桓不行之意
寤宿已覺而猶卧也。○詩緝云補傳軸卷也猶言
卷而懷之也軸說不一補傳為長弗告唯恐人知
也

愚謂軸者言其旋轉而不窮猶所謂遊于環中
者也亦有任其旋轉不出乎此之意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
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頰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傳云頰長貌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
加褰禪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
曰姨姊妹之夫曰私。○箋云褰禪也國君夫人翟

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集傳云首章歷言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鬢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集傳云茅之始生曰萋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蝤蛸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鬢如蟬而小其額

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目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詩緝云凝脂言其滑白也蛾眉勾曲如畫萋茅秀之未出者柔白踰絲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曹氏曰敖敖通優游舒徐之意○傳云騶牡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黃葵峯曰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言維時君行大昏之禮廷臣輟
事早退無义以諮决勞君所以嚴大昏之禮而重
嫡夫人正位之典也

追憶當日情事如此擬必和樂偕老者而今乃
漠然曾不省念乎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濊濊鱣鮪發發葭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揭

傳云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眾魚曰濊濊施之水
中鱣鯉也鮪鮪也發發盛貌葭蘆茨藂也揭揭長

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唐
士雅曰河水盛大而施眾其中者不可勝數但見
所得之魚發發而盛則其他鮮物之盛可知葭藂
之生揭揭而長則其他植物之美可知而士女姣
好恒必由之矣。○詩緝云以齊國之大姜女之貴
勝送之盛無一不滿人意君何為不答乎

河水二句言其氣象之宏濶施眾三句言其畜
產之繁息庶姜二句言其人物之壯偉庶姜本
宗也庶士群臣也。○重耳在秦遇懷嬴無禮懷

言原 國原 不王
羸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而謀歸當
時齊強衛弱故具言齊之勝槩以竦動之見其
可倚以為重而未可輕易齊姜也舊說以庶姜
為媵妾庶士為媵臣恐匿其旨

詩緝云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
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
女姣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
使君勞二語微見其意而詞亦深婉風人之詞大
抵然也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
復相棄背或乃因而自悔故序其事以風焉

集傳云淫婦為人所棄自叙其事以道悔恨之意
按此詩備極曲折無窮悔恨非親歷其境親嘗
其味者不能形容至此也試使妖姬蕩婦一再
讀之不覺恒焉內悼愴焉拊心其創艾之功乃
有甚於指摘而嚙罵者何必從傍刺之乃足垂
教宜以集傳為正

氓之蚩蚩抱布負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傳云丘一成為頓丘○箋云將請也○集傳云氓
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
貌蓋怨而鄙之也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傳云坳毀也復關男子所居也不見而泣言已一
心乎君子○箋云用心專者怨必深○詩緝云以
我賄遷言罄其資以從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傳云鳩鶉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集傳
云沃若潤澤貌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
○詩緝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喻情眷歡洽之時
也鳩嗜桑葚之甘則食之不已猶女愛男情眷之
濃而為其所誘也故歎鳩無食桑葚女無與士耽
耽溺好也

耽者貪戀之極言傾心而向之傾身而就之也

士之耽兮即指耽女為言二者皆惡行而男之
醜穢為差輕故云猶可說也女一失身則名節
掃地矣且男棄女何往不得女見棄則容身無
地又不可持衡而論也此章真蕩婦切骨之針
砭聞其說而漠不關念者又此女之罪人矣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傳云隕墮也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箋

云帷裳童容也

疏云周禮巾車重翟厭翟安車
皆有容蓋鄭思農云容謂翟車○

集解云桑之未落也其葉沃沃然為若可依者也
鳩食其甚美而不能去則將依焉不知其將黃而
隕男子之始相得也意厚而財豐一若可久者婦
人喜而從之不知其三歲食貧而至于相棄也○

集傳云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漸車帷
裳復乘車而渡水以歸漸漬其車帷也○徐士彰
曰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耽色之衰也女
猶不爽而士已貳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者之不
終也○曹氏曰罔極言不可測知

愚意罔極猶
諺云無定準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鄒澤山曰言既遂矣即谷風既生既育之旨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詩緝云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何汝心之無泮岸不
可知耶○徐士彰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直與到
不思其反言事必有到頭處而已曾未之思也○
傳云搃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箋云信誓旦旦

言其懇惻款誠反復也今老而使我怨曾不念復
其前言已焉哉不可柰何之辭

旦旦猶云朝朝蓋叮嚀申重之意

徐子先曰看他前半段以色媚人何等佻巧看他
後半段追悔不及何等蕭索可謂曲盡人情矣然
豈惟女德哉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寤掉臂
之態徒勞勒門之箴亦可少戒也夫

竹竿衛女思歸也

詩緝云婦人以夫為家衛女既嫁異國而反思衛

國之樂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耳詩雖不言其故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矣風人之詞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毛云興朱云賦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傳云籊籊長而殺也○詩緝云衛女思歸述其幼時出遊見儕輩兒童有執籊籊之竹竿以釣于淇水者是可樂也我今豈不思衛乎路遠莫能至也

爾指其事而言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詩緝云幼時出遊泉源淇水間甚可樂自歎女子適人雖父母兄弟且遠之矣况得復至以時游戲之所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集傳云瑳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本義云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雅樂然于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詩緝云我思淇水悠悠然流有檜楫松舟遊于其

中是可樂也我安得乘車出遊其地以寫除我憂
乎再三極言衛國之樂則知其有所不樂於此矣
詩中全不說出但未著一憂字使人味之其情自
見

芄蘭刺惠公也

詩故云刺其縱母之欲無制疆解難之才

芄蘭之文

毛云興也

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

迷兮垂帶悸兮

傳云芄蘭草也

箋云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

觿所以解成人之

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詩緝云

芄蘭蔓生枝葉柔弱以喻惠公幼弱不能自立也

雖則佩成人之佩然其才能則不足以知我也雍

容舒遂徒服衣垂帶而悸悸然執心不定也○沈

括云支茨也間垂之如觿然

果如沈云是又取

○

詩故云韞以挽疆觿以解結各成其用芄蘭徒有

形似耳喻惠公徒有國而無威嚴以制子頑也容

兮迷兮容忍不斷使得遂其惡也○錢氏曰悸心

動也

愚意芄蘭以况宣姜其所生之支則惠公也言
其母無貞操子亦脆弱○能不我知言問其能
則非我所知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韞雖則佩韞能不我甲

傳云韞珷也能射御則佩韞

箋云韞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

○沈

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韞之狀○集傳云甲長也言
其才能不長于我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夫人

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正

誰謂河廣一蒿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箋云一蒿可渡喻狹也跂足可望喻近也○徐士

彰曰此詩只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
不可至而義不得往之意已隱然言外

從此至彼易易耳言外有願安得至之以紓我
思乎至近而不可即此情之所以愈不自勝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徐子先曰此詩

之旨引而不發意自躍如寥寥數言足盡風人之致

詩記云說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范淳夫曰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宋襄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

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皆先王之化所及也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過時而不反焉

詩故云鄭康成以為從王伐鄭時詩然鄭在衛南即不得言自伯之東矣若文公以後徙居楚丘衛又偏在東北無所事于東矣豈東備山戎東胡之屬故爾久役乎。范淳夫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後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

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
務故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
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伯兮 揭兮 邦之桀兮 伯也 執殳為王前驅

傳云伯州伯也 揭武貌桀特立也 殳長丈二而

婦人各仰其夫多稱其才貌為王前驅 則著

其敢一則虞其先冒矢石非謂用詘其才也 舊註嘗云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傳云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詩記云膏所

以膏者面沐蓋潘也 尤氏傳遺之潘沐杜注潘音

潘米汁可以沐頭 愚意今相油鬢蠟脂粉之類皆

效訓主似為板滯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箋云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

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詩緝云意當秋暑之時

苦不得雨故因以起興

為得護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稽叔夜曰合歡捐忿萱草忘憂。黃氏佐曰憂思

非人之欲也而欲之可以觀情矣懷憂者亦恒欲排遺之至於願言心痛乃若不欲解者思至於不欲解非身嘗之孰能知之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

集傳云國亂民散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如此○詩緝云有狐之詩挑夫標有梅之變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

毛云興朱云比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集傳云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詩緝云時婦人欲與為室家故托言與之作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傳云厲深可厲之旁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姚虞佐曰由梁而厲而側以漸而近也○唐士雅曰之子自無裳無帶無服何預伊事而彼為之憂因其言以探其所不言而風人之情得矣與子縫裳隱然言外○龍顯賓曰狐在淇梁似小人據要津之象之子無裳言賢人退處反不在冠裳之列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報之而作是
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朱云北也

傳云木瓜樹木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說文
云瓊赤玉也○詩緝云人方危亡困急之中有能
惠顧之者其感必倍齊桓有存亡之功加以餽遺
之厚衛深德之而思所以厚報故設為瓜瓊不等
之喻猶若不足以報蓋感激之極非可以尋常施

報論也此所謂木瓜猶言蕪萋亭豆粥滹沱河麥
飯也

投我以木杶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傳云瓊瑤美玉○說文云瑤美石也

按瑤當是素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徐氏曰瓜有瓜瓞瓞有羊瓞李有雀李此皆枝蔓
也故言木瓜木杶木李以別之○傳云瓊玖玉名

○疏云玖墨玉也○沈仲容曰凡報人之施而曰
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

言居
國風
歎然常覺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
兩無窮也

衛國十篇

王○譜曰王成者周東都今洛陽是也成王遷殷
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
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後太子宜
咎奔申申侯與大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
侯鄭武公迎宜咎於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
故徙居東都於是王室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
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集解云其風
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
未晉故不曰周而曰王○鄧容歸曰二南西都

邶鄘衛殷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宗周

鎬京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說文云黍禾屬而粘者也稷百穀之長○疏云搖
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
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箋云謂我何求怪

我久留不去○傳云悠悠遠意據遠視之蒼蒼然
則稱蒼天○詩緝云亡國之恨悽然滿目唯呼悠
遠之蒼天而訴之曰致此顛覆者是何人乎不斥
其人而追恨之深矣○姚虞佐曰西都之丘墟固
幽王寵褒姒所致然平王忍棄之而不顧也亦不
得辭其責矣

靡靡者精采銷鑠慊慊不振之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云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

如醉昏而不醒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傳云噎憂不能息也

如噎謂氣逆

詩緝云周東遷而遂微置鎬京於度外蓋秋風黍黍之感不接於日日遠日忘也其大夫過故國而

悲歌徒重千載之太息而已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集傳云大夫以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按稱君子婦人之詞也鷄及牛羊家中之景物也此集傳所以更序也然安知非同寮設為其家人思念之詞以風動王衷乎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鷄棲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傳云鑿醬而棲曰峙。○箋云雞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息也。○詩緝云言已思之所以風王念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傳云佻會也雞杙為桀。○詩緝云不日不月即不知其期之意歸期未可望苟得無飢渴足矣。○姚虞佐曰下來者自牧而來也下括者下而入括也。

牛羊必有攔柵括者其關扃也。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詩緝云君子相招為祿仕則在位皆小人矣當是之時貧且賤為非耻也故詩人不以閔君子而以閔周。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程子曰陽陽自得之狀補傳云容克盛貌。○集解云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

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賤為樂則其
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
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

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傳云陶陶和樂貌翽燾也翳也

箋云翳舞者所
持謂羽舞也

○

楊見字曰陽陽則其氣不餒陶陶則其心不戚○

錢氏曰敖遊也因謂敖處為敖猶周禮云囿遊也

楊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集傳云先王之訓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
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
之天子鄉逐之民供貢職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
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室乃勞畿內之
民遠為侯國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
思也又况申侯實啟大戎以致驪山之禍乃王法
所必誅而平王與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
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
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

恩之舉則其滅絕天理而得罪於民益又甚矣
揚之水不流束薪毛云興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子曰揚悠揚緩也不流不能漂流也。詩緝云
薪本浮物一束之薪非不可流轉而悠揚之水淺
弱不能流轉之喻諸侯本非難令而東周衰弱不
能號令之也唯其號令不行故彼諸侯之人不與
我共戍申國而獨使我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思
之思之不知何月我得旋歸乎。姚虞佐曰王命

遣戍諸侯之師何故不會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詞婉而刺深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傳云楚木也甫諸姜也疏云申與許甫同為姜姓
故傳言甫諸姜許諸姜皆
為姓與申同也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
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
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
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曷月予還歸哉

曹氏曰楚小於蘄蒲輕於楚。○詩緝云楚輕蒲又愈輕至不流束蒲則弱之極矣。○傳云許諸姜也更舉其細以喻小國。

中谷有雅閱周也

集傳云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覓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范氏曰堯治則室家相保上之所養也。堯亂則室家相棄上之所殘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見矣。○姚虞佐曰讀采芣不知其樂及讀采芣方知其逍遙人世甚不偶也。

中谷有雅興也。曷其乾矣。毛云有女仳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傳云雅，騅也。○詩緝云谷中之地陰潤宜難旱也。今燥其乾矣。旱則乾者先燥，興飢饉則貧者先悴也。○唐士雅，菰芡蔚耐旱草，以耐旱之草乘谷氣之潤而且曷其乾，極言其旱之甚也。○曾子固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乃詩人但曰遇

人之艱難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臣之至也，此乃本其相捐之由，尚未及其見捐之事。

中谷有暵，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詩緝云：暵其脩言長茂者亦暵，興飢饉甚則粗給者亦乏絕矣。于是條條然長歎，其悲恨深於歎矣。

○箋云：淑善也。言君子於己不善也。

條長也。人恨極者反多冷然長歎。○不淑者直謂其人之不善耳。箋義覺迂，說書者謂詩人語。

多溫厚，往往曲為回護，不知過大而不怨，反為愈疏。婦人至見捐棄而怨其夫不足以庇己，此自情所宜然，何妨於厚道而必為之回護耶？

中谷有暵，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詩緝云：此章言生於濕者亦暵，興富足者亦乏絕矣。啜然泣而縮氣窮之甚也。嗟悔而不及於事也。○姚虞佐曰：乾是枝葉之枯，老者脩者枝幹之滄髓也。濕則根蒂之滋潤者耳。

乾脩濕姚皆以雅言嚴於乾脩亦以雅言濕則以地言愚意言地則皆應言地乾者谷中之燥地脩者谷中之平地濕者谷中之下地。○以雅之枯稿每漸而甚喻已之艱苦以漸而加免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詩故云非閔周也君子哀時命也

按每章落句若指上人沉迷不悟言則序是已

有免爰爰雉離于羅

毛云興朱云比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

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吡

傳云爰爰緩意○集傳云免性陰狡雉性耿介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倖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黃伯起曰寤則憂寐則無知故欲無吡無覺無聰付理亂於不知耳近釋以為欲死過矣

吡者欲寤未寤口鼻之間氣息轉動栩栩然或呻吟或作訛語傳直訓動未盡其意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咎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傳云罟覆車也

孫炎曰覆車繩可以掩兔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骨以捕

鳥展轉相解

○唐士雅曰後人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

醜然直到太平時即尚寐無覺之意

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傳云罟覆車也

爾雅施羅于車上曰罟

庸用也聰聞也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詩故云非刺也諷王親其族類以自立也鄭伯朝

周王不禮焉桓公諫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

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今不禮焉鄭不來矣葛藟

之諷殆為是乎

按王至以翟伐鄭抑又甚矣

○集傳云世亂民

散有去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

○陶逸則曰此說大似人情然小序以為王族刺

平王棄其九族恐亦未必無見

按此兩說其情事本相近而小序更有所本恐亦不必更也且風人多有所托而心其意固

不欲其語語顯露也必欲語語迫
友失其

本情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漣毛云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

人父亦莫我顧

傳云緜緜長不絕之貌水涯曰漣○許蓋之曰葛

藟本生于山谷在河之漣失其所依以喻已之失

所也

葛藟托根山谷附着木枝今降而在水涯

族本托尊于王室纏緜于宗子而今乃與遠之

也此豈獨親族無所附托乎即王亦孤弱甚矣

儻一旦有緩急將號呼于他人而不知其休戚

不關曾亦何足恃耶他人謂異姓諸侯莫我顧

聞言緩急不足恃也

綿綿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

傳云涘厓也○詩緝云莫我有視我如無也左傳

不有寡君

綿綿葛藟在河之漣終遠兄弟謂他人
他人昆

亦莫我聞

傳云潛水隙也

疏云釋山重巖隙孫父山基有重岸也。兼是山岸潛水故曰水

隙。許益之曰岸上面平夷而下為水洗盪。入若潛故謂之潛。

以父母昆弟稱人可謂乞憐之極矣。然本同父母而為昆弟者尚相棄如路人而乃望路人收我如子弟此必不得之數也。則其不我願不我有不我聞也。又何怪乎。

采葛懼讒也

陶逸則曰古人詩言近指遠如朱子以為淫奔之

詩謂一日不見如三秋何其淺薄無味也。如小序

云云恰是有味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云興也

傳云葛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

懼於讒矣。○曹氏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箋云興者以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傳云蕭所以共祭祀。○箋云采蕭喻臣以大事使出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

傳云艾所以療疾

以急事使出

本義云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積微而成惑夫讒者踈人之親疑人所信奪人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為必積累而後成或漸入而目深或尋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曰積毀銷骨是以詩人刺讒常以積少成多為患采葛采苓其義皆然。詩故云采收納也葛善攀附蕭艾並善蕪穢皆喻小人之黨也好讒之人

醜正惡直唯依阿鄙賤之是近故我一日不見遽已相忘不啻三月三歲之久矣

按三彼字此說似確楚詞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意蓋本此

龍顯賓曰如三月三秋三歲言好讒之人惟此輩是親不見則思其情狀有此如真所謂小人之交也

此說義更直截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味

以古以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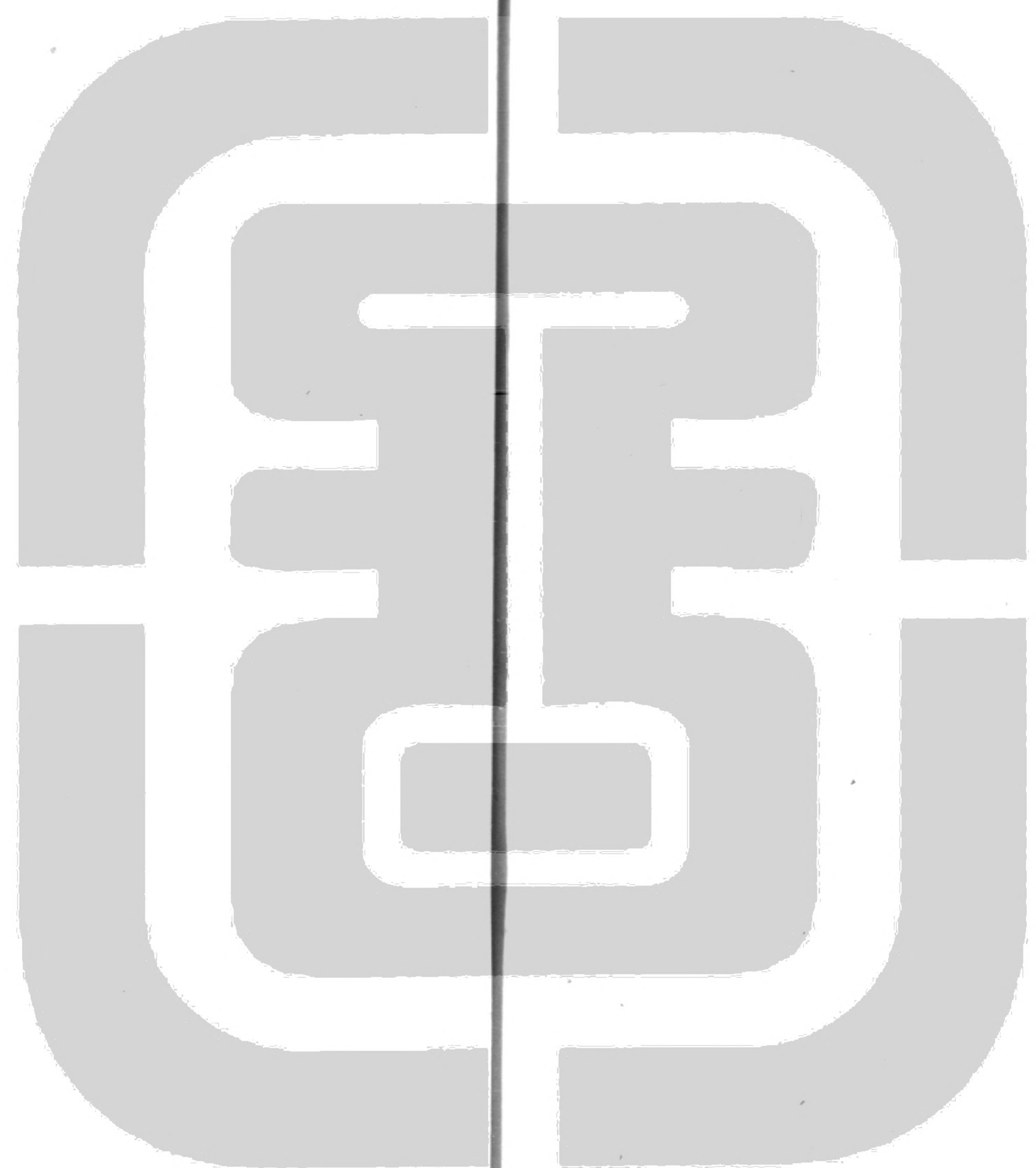
言身
臣五
今大夫不能聽男

大車檻檻毳衣如旻豈不自
不敢

傳云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
葵騅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葵藿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續而裳繡皆有五色烏其青者如騅○詩緝云古之大夫乘其車服以朝享助祭儼然人望而畏之不敢犯禮有女欲奔者云豈不爾思畏此乘大車服毳衣之人不敢

也古之大夫莊敬臨民使之無訟今有訟而不能聽為可刺也○集解云古之大夫其聽訟也明而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蓋傷今不能矣

古有檻車檻之言欄也彼雖以載罪人與此不有欄者耳當亦為車之貌未必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or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located near the gutter.

書